

從鑑戒到取法： 清嘉道間對明代士習風俗的評論與再定位*

張瑞龍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

引言

光緒三十三年(1907)，二十四歲的劉師培(1884—1919)對比明清兩代的學術和士習，在肯定明代的前提下，批評清代士習「多病」，稱「明儒之學，用以應事；清儒之學，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譎；明儒尊而喬，清儒棄而濕」。¹不過，經歷過明清鼎革的清初士大夫，對於明朝的學術和士習士風，卻遠非劉師培這樣的積極肯定，相反深負亡國之責。²其中雖不免帶有懲於明朝亡國的悲憤情緒，但這類言論卻

*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明德青年學者計劃「清代漢學考據興衰再研究」(項目批准號：13XNJ023)的階段性成果。論文初稿曾在2011年4月11—12日香港理工大學「明史認識與近代中國歷史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席上宣讀，論文先後承黃振萍教授、譚紅豔博士、解揚博士、司徒琳(Lynn A. Struve)教授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三位匿名審稿人對本文的修改建議，不僅減少了訛誤，也使論述更為謹嚴，謹致謝忱。

¹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原載《民報》第14號(1907年6月)，署名「韋裔」；收入李妙根(編)、朱維錚(校)：《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164。劉氏此文對清代詞章、經世、理學與漢學等，也從這種角度論述，其說云：「清儒之學，以求是為宗，而卑者或淪於裨販。其言詞章、經世、理學者，則往往多汙行。惟篤守漢學者，好學慕古，甘以不才自全，而其下或治校勘金石，以事公卿。然慧者則輔以書翰詞章，黠者則侈言經世。其進而益上，則躬居理學之名。蓋漢學之詞，舉世視為無用，舍閉關卻掃外，其學僅足以授徒。若校勘金石，足以備公卿之役，而不足以博公卿之歡；詞章書翰，足以博公卿之歡，而不足以聳公卿之聽；經世之學，可以聳公卿之聽，而不足以得帝王之尊。欲得帝王之尊，必先偽託宋學以自固。故治宋學者，上之可以備公輔，下之可以得崇銜。包、魏言經世，則足以陵轢達官；孫、洪事詞章，則足以馳名招賄；臧、洪、顧、鈕，僅治校勘金石，亦足免橋、項之憂。惟臧、惠、余、江之流，食貧守約，以恬泊自甘。」(頁174)

²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收入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95—97；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
〔下轉頁202〕

經清前期官方的接受認可，使得對明代士習士風的酷評，幾乎成為清代士林輿論的主流觀念，加以雍正、乾隆兩朝實施文化統制高壓政策，即使有顯悖於此者，亦很難成為主流觀點。³那麼，劉氏對明代的這些積極評論是其孤發之明抑或淵源有自？

值得注意的是，在劉師培的評論中，嘉慶、道光間的士人品行與學術風氣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在他看來，清儒的嗜利、趨勢之風在這時幾乎達到了極致，所謂「廉恥道喪，清議蕩然，流俗沈昏」。如論嘉道間常州學者劉逢祿、宋翔鳳、沈欽韓等人的品行，云：「劉工慕勢，宋亦奢淫，旁逮沈欽韓之流，均以菲食惡衣為恥。常州二董，亦屈志於虜臣，趨炎之技，沈湎之情，士節之衰，於斯而極。」稱周濟、張琦、包世臣、魏源、劉逢祿等人的經濟之學、詞章之學與今文經學，言：「夫考證詞章之學，挾以依人，僅身伺倡優之列；一言經濟，則位列賓師。世之飾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樂從魏、包之後乎？然輾轉稗販，心愈巧而術愈疏。……而治今文之學者，若劉逢祿、陳立，又議禮斷獄，比傳經誼，上炫達僚，旁招眾譽。然此特巧宦之捷途。其枉道依合，信乎賈、董之罪人矣！」評祁韻士、徐松、張穆、何秋濤等人的西北史地及域外地理學，許桂林、羅士琳的數學，王筠、許瀚《說文》之學，說：「所治之學。隨達官趨向為轉移，列籍弟子，視為至榮。外示寂寞之名，中蹈揣摩之習。然拙鈍不足以炫俗，故釣利之術，亦迴遜包、魏。」⁴

考慮到劉氏此文寫作的時間與其時滿洲異族統治的現實，以及明代學術是漢人統治下發展出來的事實，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基於反滿革命的現實需要而發的「有為之言」。但問題是，難道這僅是對研究對象的刻意扭曲嗎？它是否也反映了清代學術的另一面相？劉氏所貶抑的嘉道間士人對其自身的學術與士風以及明代士習士風又有怎樣的評論？

嘉道時期的士習風俗，是歷來研究的熱點，積極一面如經世致用精神的復現，士人議政、結社和關注當下之風的興起，消極一面如士習偷惰、嗜利、無恥等，學界已有深入探討。⁵但管見所及，尚無結合當時對明代士習風俗的評論加以考察者。

〔上接頁201〕

城、不赴講會、不結社》，載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87-247。

³ 參見葛兆光：〈明清之間中國史學思潮的變遷〉，《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頁79-97；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頁393-500、603-11；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05-48、183-259。

⁴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頁171-72。

⁵ 這方面成果主要有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18-19；孟森：《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66-6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617-30；楚金：〈道光學術〉、〈道光學術餘義〉，載存粹學社（編集）：

〔下轉頁203〕

Literati Moral Evaluation of the Ming and Its Reorientat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

(Abstract)

Zhang Ruilong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cern for and criticism of the literati's moral customs among the circle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Jiaqing (1796–1820) and Daoguang (1821–1850) reigns, and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Qing evaluation and orientation towards the Ming era.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aggravation of the crisis of rule, the assumption of power by the Jiaqing emperor himself, the event of the Tianli sect and other influential historical events, discussion of governmental affairs and preaching,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banned by the Qing court, earned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once more. Not only did the assessment of governmental policy re-emerge among intelligentsia, but also the deeds of the Ming dynasty began to receive positive evaluation. These comments on the Ming dynasty obviously involved public or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time, which contained various suggestions for reformation from an institutional viewpoint. Their objects included relevant institutions pertaining to the Ming's policy of gentry cultivation; and then the rules established by previous Manchu rulers,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Ming gentry, were reflected upon and criticized as well. Their admonishments had focused on problems of that period; however, the same admonishments expressed an opposite sense in later times. The myster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historical reality deserves deep exploration by historians.

關鍵詞：嘉道 士習風俗 明代 歷史認識

Keywords: Jiaqing and Daoguang reigns, gentry moral customs, Ming dynasty, historical cognition